

独孤残红·江湖四大结局

寂寞江湖

②

独孤残红 著
大连出版社



江湖四部大结局

六百万字巨著全部出齐



本书作者荣获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

ISBN 7-80612-277-X



9 787806 122778 >

ISBN7-80612-277-X/I·49

全套(三册) 定价:32.00元

江湖四部·寂寞江湖系列

藏刀长相思

独狐残红著
大连出版社

一 大慈善家

哀客在江面，寂寞自家知，尘土满面上，终日被人欺。朝朝立在市门西，风吹泪点双垂。遥望家乡肠断，此是贫不归。

夕阳西坠，暮云四合。

绿色的山，在黄昏中呈现出奇幻瑰丽的深紫色，远远看去就像一条隐藏在云中的龙。

嘉川镇在夕阳中，极像一只瘫趴在地上的蝎子。

“得得得得！”一行六骑，迎着夕阳，向嘉川镇奔来。

奔在头里的是一匹白色骏马，银鞍金蹬上端坐着哀牢山桃花庄少主花花公子丁非凡。

丁非凡一声轻喝，勒紧缰丝，身子已直立马背。他动作潇洒威武，神气十足，俨然是一位指挥着千军万马的飞骑大将军。

他右手鞭鞘往镇口一指，扭头对身后的任焉梦、宋孝忠、吕怀良、霍梦燕和贾无瑕道：“诸位，我们今夜就歇在嘉川镇的迎宾客栈！”

任焉梦也在马上立起身，马鞭往镇口一指，鸚鵡学舌地道：“我们今夜就歇在迎宾客栈！”

一行六骑，旋风般向镇口奔去。

迎宾客栈位于镇西街内，是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。

客栈里没有老板，只有老板娘。

老板娘姓秦名圆圆，三十出头，螺髻高耸，环佩叮当，杏眼桃腮中隐含着无限的荡意，荡意中又透着一丝令人销魂的媚劲，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浪蹄子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迎宾客栈的生意才特别的好。

“唷！什么风把丁少主吹来了？”秦圆圆一边高声嚷着，一边风也似地迎出门来。

显然，丁非凡已是她的熟客。

丁非凡弹身跃下马背：“丁某今日带来了几位朋友……”

“欢迎，欢迎之至！”秦圆圆抢上前来，接他手中的缰丝，一双水汪汪的眸子紧盯着丁非凡的脸，脸上泛着媚笑，那模样就像猫见了老鼠一样。

丁非凡手中缰丝往回一带，正色道：“老板娘，三间房，要西小院。”

秦圆圆没答他的话，目光盯住了店院门。

任焉梦等人五骑进了店院。

秦圆圆看到了霍梦燕和贾无瑕，一双杏眼鼓得圆圆的，似要从眼眶里蹦出来。

好漂亮的女人！难怪丁非凡今天不愿理睬自己。

丁非凡催促道：“快去准备房间。”

“哎。”秦圆圆低下头，扭身急步入店内。

她是个有自知之明的女人，她知道自己决比不上霍梦燕和贾无瑕，但从她的表情上看，她仍然有些不甘心。

店伙计一边安顿马匹，一边分别将客人带往西小院。

丁非凡轻车熟道不用人带，走在头里。

他刚走到院口，侧门房里钻出了秦圆圆。

秦圆圆瞪着眼道：“那两个女子，是不是你的女人？”

丁非凡板着脸道：“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要来缠我。我是看在你父亲的面子，才把客人往你这里带的，你不要多嘴多舌，否则我就把客人带走。”

秦圆圆只得抿抿嘴：“我……”

丁非凡眼珠子转了转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，“如果你要做生意，我教你个法子。”

他凑在秦圆圆耳根旁说了几句话，然后道：“他们都是花得起大银子的阔少。”

秦圆圆点点头：“谢丁少主。”

丁非凡抿着嘴，带着一丝笑意走进了西小院。

秦圆圆朝着他的背影，做了个鬼脸：“好个没良心的负情汉！”

吕怀良从走廊走过来了。

秦圆圆笑盈盈地站在侧门旁：“大爷。”

吕怀良扭侧脸，目光盯着她。

秦圆圆招招手：“请大爷过来。”

吕怀良踏进侧门房里。

秦圆圆笑着靠近前去：“大爷要不要姑娘陪伴？”

吕怀良淡淡地道：“迎宾客栈除了卖酒菜，也卖春色？”

“大爷不喜欢春色吗？”秦圆圆浪荡地问。

吕怀良沉静地道：“不错，我喜欢春色。可是丁少主告诉你的？”

秦圆圆点着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吕怀良没说话，从衣袖里摸出一锭银子，搁在桌上。

秦圆圆迅即将银子收入袖中，拍拍手道：“香……”

吕怀良冷冷地打断她的话：“不用叫了。”

秦圆圆目芒一闪，脸上露出一种异彩：“不用叫了？大爷的意思是……”

她浪笑着，将头贴靠在吕怀良胸脯上：“你是现在要还是晚上？”

吕怀良没吭声，也没反应。

她伸手去解他的衣扣。

突然，吕怀良抓住了她的手腕。一阵彻骨的剧痛，使她扭歪嘴，弯下了腰。

耳边响起了吕怀良冷森的声音：“你看错人了。你若再敢这样，我扭断你的手腕。”

未等她答话，吕怀良已出了侧门房。

秦圆圆愣了眼，揉着捏痛的手腕，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

霍梦燕和贾无瑕从侧门房前走过。

须臾，宋孝忠来了。

“大爷！”秦圆圆伸出头来，招徕第二个客人。

宋孝忠低着头，根本未予理睬。

“大爷！大爷！”秦圆圆追出来呼喊。

宋孝忠仍未听见，径直走进了西小院。

秦圆圆正在发愣，任焉梦到了。

她立即堆着笑容迎过去，心里在想：“这人可是丁少主说的大阔少了！”

她挡住任焉梦，将他拉入侧门房。

她压低声，故作神秘地道：“你要姑娘吗？”

任焉梦在店门前看到了空中飞过的大雁，心中触景生情，神智正在仿佛之中。

他不觉问道：“什么是姑娘？”

秦圆圆扬了扬眉：“姑娘就是女人。”

任焉梦摇摇头：“我不要女人，我要娘。”

秦圆圆惊得跳了起来。

任焉梦伸出手：“我要娘，快把我娘从坟地里找来！”

秦圆圆撒身就往外跑，跑得比耗子还快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丁少主怎么带些疯男人来了？

她好一阵子还没弄懂是怎么回事。

暮色更浓。房里还没有掌灯。

夕阳最后的一抹余晕，正照在西小院的走廊上，照得廊内那几根陈旧的木柱子仿佛也在闪着光亮。

任焉梦一人站在院子里，双眼痴痴地望着天空。

他的心思又回到了大漠，碧绿深邃的瞳仁里闪着铁鹰、师傅和娘的影子。

左首的房间中，吕怀良与丁非凡默然地对坐着，四目相视良久。

半晌，吕怀良沉声道：“丁少主，我并不想为难你，也不想与你争女人，只是希望你今后不要再作这种恶作剧。”

丁非凡浅浅一笑，坦然地道：“其实女人对我来说，并不

重要，我不会为了一颗树，而放弃了整个树林。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爹爹桃花庄的面子，希望你今后能各方面都让着我一点。”

吕怀良欣然道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人说吕少侠光明磊落，气量过人，此话果然不假。”丁非凡赞口道。

吕怀良面色静如止水：“谢丁少主夸奖，但我希望今后不要再在丁少主口中，听到这种夸耀之词。”

丁非凡顿了顿，正色道：“贾无瑕真不是你要找的红艳女？”

吕怀良想了想道：“在下还未最后确定。”

丁非凡又问道：“她真是了尘道长派来和我们一起监视、调查任焉梦的？”

吕怀良肯首道：“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。”

丁非凡皱起眉道：“这就奇怪了。既然已有我们在，了尘道长为何还要派她来？”

吕怀良沉缓地道：“也许了尘道长不得已才这么做。”

丁非凡眉头皱的更紧：“有谁能逼得了尘道长这么做？你不用说，我也知道，这女人一定有个很厉害的来头。”

吕怀良凝视他良久，想把贾无瑕木牌信物的事告诉他，但终没说出口。

他只是淡淡地道：“你如果对她有什么非份之想，请你赶快改变主意；她已是名花有主，染指不得。”

丁非凡毫不在意地呵呵一笑道：“吕少侠言重了。女人就好比是男人身上的衣服，经常是要换的，何谓有主无主？只要她愿意，丁某就敢接受。”

吕怀良面色凝重：“可是她……”

话音突然顿住，他发觉他无形中已中了丁非凡的计。丁非凡此番话，无非是要套出贾无瑕这朵名花主人的名字。

丁非凡见吕怀良不再继续往下说，只得耸耸肩道：“你不说也就算了。不过，你要担心的不是我，而该是宋孝忠。”

吕怀良一怔：“宋孝忠怎么啦？”

丁非凡一字一顿地道：“他爱上贾无瑕了。”

吕怀良冲口而出：“这不可能！”

丁非凡沉声道：“这种事我比你有经验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”

隔壁房中。

宋孝忠坐在桌旁，默然地望着渐渐淡下去的夕阳。

霍梦燕站在他身旁，摇着他肩头道：“忠哥，你怎么啦？病了？哪里不舒服？”

宋孝忠摇摇头。

“我看你是不是发烧？”霍梦燕将手掌按到他额头上。

“噢，又不像是发烧。”霍梦燕蹙起了眉，拍拍桌子道，“喂，你说说话行不行？”

宋孝忠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我说了没事。”

“哼！”霍梦燕翘起嘴道，“我看你一点也不像亲生爹徐天良和你娘廖小瑶，像死了你这个宋志傲爹，又笨又拙又傻气！”

“你敢侮辱我爹？”宋孝忠目中闪出厉芒，举起了手掌。

“哎！和你闹着玩的，干嘛真生气？”霍梦燕娇嗔地道，“你有什么心里话告诉我不就行了，何必一人闷在心里？”

宋孝忠沉思了片刻，终于从嘴里挤出几个字：“你觉得她怎……么样？”

“唷！”霍梦燕轻声嚷道，“我就知道你一直在想她的事，果然没错！”

宋孝忠的脸刷地一下红了。

房中光线已暗，霍梦燕未曾看到他脸色的变化，咬了咬牙，压低声道：“这条骚狐狸精问题不小！”

宋孝忠心格登一跳，脸色一下由红转白。

“从她瞟着丁非凡和吕怀良的色迷迷的眼光中，我就知道她决不是个好东西。”霍梦燕板着脸道，“据我看，她一定是大行宫的人，此行的目的是想要把我们赶离任焉梦的身旁。”

宋孝忠支吾着道：“这不可……能吧，她……是了尘道长派来的人。”

霍梦燕神情严峻，用更低的声音道：“我怀疑了尘道长也是她一伙的人。”

“哦！”宋孝忠惊呼出口。

“嘘！”霍梦燕做了个手势，用食指压住嘴唇，“轻声。你以为我真会与这狐狸精要好，我是故意接近她、亲近她，好让她相信我，然后趁她不注意，让我逮住她的狐狸尾巴，把她揪出来。”

宋孝忠脸色苍白如纸，手脚阵阵冰凉。

难道贾无瑕真是霍梦燕说的这种人？

不知为什么，他心里总是不肯相信她所说的话。

霍梦燕将嘴贴近他的耳旁：“告诉你我的‘引蛇出洞’计划……”

她面容严肃，认真地说着她精心设计的计划。

他神情木然，似乎在听，但居然一个字也没听进耳里。

右首第一间客房。

贾无瑕静静地坐着，脸上带着一丝迷人的微笑。

她的笑是神秘的，飘飘渺渺，令人无法捉摸。

她望着窗外的天空。

她知道夕阳虽好，但已经西沉，用不了多久，月亮就会升起来。

她也知道，今晚的月亮将要被一个人的血映红，但她不知道，那是谁的血。

她正在猜想这个问题。

另外她还知道，今晚这桩血案，要背黑锅的是站在院中的痴儿任焉梦。

这只是大行宫计划中的一部份。

夕阳淡了，风也凉了。晚风吹得院里树枝桠儿簌簌作响。到时候了。该来的人，也该来了。

这时，店伙计引着两名中年汉子，走进了西小院。

见有人到，丁非凡、吕怀良、宋孝忠和霍梦燕一齐走出房来。

中年汉子中一人身着白素衣装，腰系一根五彩丝绒带，斜悬一把白鱼皮鞘、形式奇古的佩剑，白色的剑穗上系着一个雕成云朵形状的白玉坠，只要认得这柄佩剑，就知道这是白云楼楼主白赐天手下的人。

另一人身着黑色衣装，腰系一根宽三寸的板带，带上悬一把黑鱼皮鞘，宽刃短柄，刀柄上嵌有一个玉片雕成的虎头，见到这虎头短刀，便知此人是平南王府袁功勋的手下。

两人同时拱手施礼道：“在下韩思亮、康公明，见过桃花庄丁少主，无名谷吕少侠，铁血旗宋少主和任公子。”

丁非凡挥着手，呵呵笑道：“不必多礼。白云楼楼主和平

南王爷都已到了嘉川镇？”

韩思亮点头道：“主人在南泽湖花艇上，特派小的们来请诸位过去赴宴。”

“唷！”丁非凡嚷出了口，“白楼主和袁王爷什么时候买了花艇了？”

康公明道：“丁少主，时辰已不早了，请赶快过去吧，否则主人要等急了。”

任焉梦此刻已从梦幻中回到现实里。他拍了拍扎在腰间的小包袱，挥着手道：“走，快走！”

霍梦燕却翘着嘴，冷声道：“白楼主和袁王爷有没有请我？”

韩思亮一怔：“这位姑娘……”

丁非凡抢口道：“这位是青城派掌门霍长青和阎王宫小艳女白素绢的千金，青城派青云堂公主，未来青城派女掌门人，屠龙神剑、百毒神囊、天下第一女高手霍梦燕！”

霍梦燕歪起头，向丁非凡投去一个赞许的眼光。显然，她对丁非凡的介绍，很是满意。

韩思亮急忙向霍梦燕施礼道：“原来是霍小姐，在下实是不知，有请霍小姐……”

霍梦燕冷冷地道：“我不去。”

韩思亮陪笑道：“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有得罪之处还望霍小姐见谅。”

康公明亦道：“阎王不记小鬼过，大人不记小人错，还望霍小姐海涵。”

宋孝忠唬着脸，正想说话，任焉梦早已按捺不住：“罗嗦什么？要走就走，不走就留下！”

霍梦燕嘴唇一扁：“好吧，看在任公子的面上，我就去一趟。”

“走啦！”任焉梦高声叫着。

韩思亮对丁非凡道：“你们还有一位姑娘，主人说也请她一同赴宴。”

霍梦燕秀眉一挑：“连她也请？”

康公明没回她的话，却抢着问：“她现在哪里？”

右首客房帘门挑开，贾无瑕飘然而出。

院内顿时充满了一种奇异的花香气息。

韩思亮和康公明四只眼睛，勾勾地盯住了贾无瑕。

贾无瑕柔缓地道：“小女贾无瑕，谢白楼主和袁王爷盛情邀请，恭敬不如从命，请二位前面带路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韩思亮和康公明应诺连声，躬身退出西小院。

霍梦燕眉头一皱，咬了咬牙，复又嫣然一笑，移步向贾无瑕靠过去。

任焉梦、丁非凡、吕怀良等一行八人，逶迤出了镇西街。镇外，一条河堤道，堤上树木成行。

暮色苍茫，仿佛在堤道上撒下了一片轻纱。

丁非凡走在头里，与韩思亮和康公明指点河堤，谈笑风生。

任焉梦不时地拉住韩思亮问这问那。

吕怀良目不斜视，不紧不慢地跟在丁非凡身后，脸上保持着惯有的沉静。

宋孝忠走在吕怀良后面。他仍低着头，在想心事。

霍梦燕和贾无瑕走在最后。

霍梦燕故意靠近贾无瑕问道：“不知贾姑娘对白楼主和袁王爷了解多少？”

贾无瑕淡淡地道：“我与白楼主和袁王爷素不相识，也未见过面，虽说听到过一些有关他们的事，但都是些道听途说的消息，根本不值一谈。”

话音顿了顿，她反诘道：“你听说过南泽湖吗？”

霍梦燕想了想道：“听说是一个怪湖。”

贾无瑕又问：“怪在哪里？”

霍梦燕眯起眼：“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贾姑娘能否赐教？”

贾无瑕淡然道：“赐教不敢，我也是听来的。据说此湖波平如镜，碧水潋滟，风景十分优美，只是湖中除船之外，任何东西掉入水中即沉湖底，连落水鹅毛也是如此。”

“哦！”霍梦燕困惑地道，“有这么回事？如果有人下水，该会如何？”

贾无瑕沉吟着道：“这里的人有一句话：但见人入水，不见有人浮。”

霍梦燕心陡地一颤，一种不祥之感涌上心头。

贾无瑕贴着她耳根道：“到了这种湖上，可要多加小心。”

霍梦燕微微颌首，沉默无语。

她觉得贾无瑕的话中，有一种弦外之音，可是她却又听不懂。

沿河堤三里处，便是南泽湖码头。

码头上一片灯光照得如同白昼。

麻石堤岸上站了许多的人，车马、顶轿连成一队。有人在码头趸船上大声吆喝，有人在人群中穿梭似地奔跑。

韩思亮和康公明同时扯起嗓门，高声嚷道：“贵客驾到！”

堤岸上的人立即分成两行。一行白素衣装，一行青色衣褂。

码头上的人也一齐站到了趸船前。

很显然，这些人都在等候任焉梦等一行人。

丁非凡踏步上前。

“哈哈！贤侄可好？”平南王爷袁功勋迎了过来。

袁功勋五十出头，身材微胖，广颡隆准，体气竦爽，有一种睥睨万物的气度。

袁功勋虽然好客，但很少亲自迎接客人，可见他对丁非凡的器重。

“袁王爷可好？”丁非凡笑着向袁功勋施了个礼，然后道，“袁王爷这次请我来，是不是想要索回白龙神驹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袁功勋爆出一阵大笑，“贤侄真会开玩笑。这是哪里话？”

说话间，吕怀良、任焉梦、宋孝忠、霍梦燕和贾无瑕都已到趸船前。

两个女人的出现，使趸船上的灯光顿失光彩，所有人的眼光都盯在了她俩的脸上。

霍梦燕觉得有些不自在，那些男人的眼光像针芒一刺在她脸上，不觉泛起一层红晕。

贾无瑕面含微笑，显得沉静大方，更透出一种成熟的风韵。

丁非凡逐一将任焉梦等人向袁功勋介绍。

袁功勋似听非听地听着，眼光始终没离开贾无瑕的脸。

宋孝忠的脸也红了。他感觉到了袁功勋在贾无瑕脸上扫来扫去的贪婪的眼光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丁非凡用手肘轻轻撞了袁功勋一下，贴在他耳边道：“袁王爷，这女人已是名花有主，染指不得的。”

袁功勋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然后嘿嘿笑道：“诸位请。”

丁非凡往前走两步，便看见了白云楼楼主白赐天。

白赐天五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微微驼背，脸上挂着一抹谦恭的笑容。若不认识他的人，单凭他这长相，谁也不会相信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百零八楼，白云楼楼主。

“白楼主。”丁非凡忙着上前施礼，打招呼。

白赐天微微点点头，态度不冷不热，显然他并不欢迎任焉梦这行客人。

“白赐天既然不欢迎任焉梦等人，为何又要派人请他们来赴宴？”丁非凡心中暗自猜疑。

任焉梦走了过来。

丁非凡指着白赐天道：“这位是白云楼白楼主。”

任焉梦没答他的话，却对着白赐天身后嚷道：“你们怎么也来了？”

白赐天身后站着胡吉安和洪千古。

胡吉安和洪千古的脸色，一黑一红，阴沉而冷森。

任焉梦目光扫过四周：“噢！那个道姑掌门为什么不在？”

胡吉安板着脸，冷声道：“你来南泽湖干什么？”

任焉梦道：“有人请我来赴宴啊。”

洪千古插问道：“谁请你了？”

任焉梦眼珠子转了转，指着白赐天道：“白楼主和袁王爷。”

白赐天冷声道：“我没有请你。”